

导 论

创造过程的实质是什么？又该怎样认识完全投入这一人类基本活动所需的要素呢？我们大多数人都被吸引着参加过某种形式的创造活动，例如：艺术创造、写作、舞蹈、烹饪 或是其他涉及原材料和能量转化的日常活动。创造的欲望是人类的原始本能之一。人们渴望和谐地运用大脑、心智和双手 希望改造并利用外部材料 希望表现自我 表达我们的发现、内心的渴求、最强烈的欲望、喜悦和悲伤……所有这些都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欲望。每个人身上都存在投身于探索和发明之中的潜力。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宝贵的内在资源，而正是这笔巨大的财富促使我们参与各种各样的创造活动。

许多人渴望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潜能，却苦于缺乏可靠的指导。而市场上关于创造力的书则往往陷入两种误区：要么像自学手册，充斥着关于创造过程的局限的、浅显的和理想化的观点；要么就是几位人文或自然科学的专家在那里大谈创造力哲学和心理学，晦涩难懂，难以被普通读者接受。但多年来，有几部经典著作对我理解和发展此书中的观点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这些研究创造活动的杰出著作包括：罗洛·梅的《创造的勇气》（*The Courage to Create*），它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兼具思想性和描述性；大卫·贝尔斯和特德·奥兰德的《艺术与恐惧》（*Art and Fear*）是写给艺术家和学生的一系列关于艺术创造的文章，有很多独到的见解；纳塔利·戈尔德贝格的《书写本性》（*Writing down the Bones*）作者透过对自己行业的审视观察，写成这样一部影响巨大的有关创造力的现代研究著作；当然还有那本公认的扛鼎之作——赖纳·玛丽亚·里尔克的《致一位

青年诗人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Poet)，这本小册子曾经激励了几代读者。

在对创造实质的探索过程中，给我最多帮助的是一部名为《创造活动：关于艺术与科学发明的思考》(The Creative Process: Reflections on Invention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的著作。这本书出版于1952年，由布鲁斯特·切思林编写。虽然书中文法陈旧、语言过时——有些文章甚至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而且缺乏一些人际心理学的现代观点，但仍不失为研究创造本能的发展的重要资料，它使当代的许多论述都相形见绌。书中收录的文章大多出于著名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之手，包括爱因斯坦、梵高、荣格、D·H·劳伦斯、W·B·叶芝、亨利·米勒和凯瑟琳·安·波特这些响当当的名字。书中各抒己见，观点丰富多彩，但在创造活动发展阶段的问题上却惊人地相似，这也正是此书最具价值之处。这本书给我以绝妙的启迪，原来我们最原始、最自由的创造活动也有其清晰可辨的发展阶段！

这似乎是一条普遍的经验。三十多年前，我初次拜读了切思林的这部大作。在我此后的摄影工作中，我不断目睹这些创造发展阶段的发生，耳闻学生和同事的类似观点，还读到过科学家和艺术家关于创造和革新的有机发展阶段的同样论述。在这一点上，《创造活动》这部书为我的观点提供了一套检验标准，令我受益匪浅。

《成长的溪流》这本书综合了上述书籍中的各种观点，目的在于对创造活动的发展阶段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据我了解，其他书籍很少能够充分涵盖关于创造的带有普遍性的演进步骤，我尝试着在总结前人的论述的基础上阐述自身的经验。我的目的在于指导人们的创造过程，同时帮助他们去发现创造活动蕴藏的奥秘。我走的这条路本身并不错，但它的确是一步险棋，在那些热闹非凡的畅销书面前很容易相形见绌，因为后者承诺速成和“八周改变一生”。创造的欲望带来的回响贯穿我们一生，这与那种一步登天的想法恰恰相悖。我不想、也不能把这个问题过于简单化为一条秘诀或者一个公式。创造必定是一种探索形式；它蔑视逻辑的

存在，发源于人类思想的深层领域，永远游离于系统的西方思维方式之外。在本书中，我希望能够开辟一个丰富多彩的探索领域，以期帮助读者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路径，品味属于自己的成功、喜悦和挑战。本书列举了禅宗指月的例子，讲了唤醒和审视人们创造力的方法——而没有谈及月亮本身发亮的原因。

贯穿本书的各种观点与我作为艺术家、教师和探险家所遇到的问题息息相关，其中许多都来自于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有意义的课程——“摄影的工具和创造的表达”是我在夏威夷的 Hui No‘eau 视觉艺术中心教授的。这是一门非同寻常的课程：学生大多是早过了上大学年龄的成人，而他们非常渴望满足自己的创造欲。大多数学生都饱经生活的磨练，懂得勤奋和谦逊。在 25 年的教学生涯中，我经常能感受到教育水准下降引起的一种不良后果，并为此感到难过。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好多学生最初只是以一种过于简单的方式来认识创造过程的。他们只是停留在需要天分和自由表现的低级创造阶段，为了小小的成功而沾沾自喜；但对那些更高阶段的创造活动的艰苦努力而惟恐避之不及，因为这需要自我约束、坚定严肃的态度、不断的自我教育以及长期对自身和所选择的媒体的奉献。

此外，许多年轻的艺术家们认为他们已经对创造的过程有了全面的了解，这似乎是出于他们的本能。我对这种现象深感惊讶。他们没有把创造视为一种探索，认为仅仅通过一般性的努力就可以完成创造，而不必调动他们内心深处存在的本性。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态度，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关于创造的畅销书都对这种态度赞赏有加。在这种态度的推动下，学生们为了了解创造的过程，尽力地减少大量的事实真相和人性中不可知的因素，并把它们挤压到自己十分有限的框架内。

关于创造的问题，存在着许多矛盾之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它，但我们可以亲身深入地体验它。与所有的自然发展和演化过程一样，创造的过程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它并非总是直线前进的。就像一条河流一样，它既有奔腾不息的主流，也有蜿蜒曲折的支流；既有汹

涌澎湃的激流和瀑布，也有潺潺舒缓的区域，还有碧波荡漾的湖面，最后，经过与大海连为一体的入海口，这条河流终于回归到了大海。

《成长的溪流》全面研究了创造活动所经历的七个特定的、同等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不仅仅需要聪明才智，经验也必不可少。每个阶段都需要我们全身心地予以关注，并将自己的体力、脑力和感情结合在一起，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只有抱着探索求知的态度投入创造过程，我们才有可能开始理解它。分成几个阶段可以帮助我们自我定位，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七个阶段间都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更应被看做是首尾相连的综合过程，在自然演进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天衣无缝地与下一阶段联结在一起。作为标记，它们标志着我们所取得的进步，这就像我们从童年到老年划分为几个阶段一样。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创造过程的七个阶段，以及它们的奥秘怎样通过人们的劳动和探索逐渐展现出来。这一部分主要是作为导向工具，帮助人们对创造活动的演进过程进入更深入的研究。它提供了前进的方向和路标，帮助读者洞察创造的奥秘。每一章都附有名为“创造练习”的一节，包括用特定方法自测的问题、练习和帮助读者实现创造过程的每一个步骤的建议。第二部分则主要依据创造的三个指导原则，从更深层次对创造冲动作出诠释。

这些练习都已在课堂或生活中得到实验应用。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我亲眼目睹这些方法在很多人身上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些方法的一部分来自我的老师，还有一些是我总结自己的经验所得，另外一些则是学生和同事的功劳。它们作为一些建议和自省的指南，用来解放人们自然不羁的思想。许多习题是为了帮助人们打破习惯和公式的束缚，打开发现之门，最大限度地表达内心深处的自我。我的目的是能够让你真正地表达出自己的内心世界与思想。如果这些练习不能燃起你想象的火焰，那么请根据自己的直觉、喜好和生活经历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尝试和探索——寻找通往自己内心的途径。

E·B·怀特在为威廉·斯特伦克浅显易懂的小册子《风格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Style)作修订时写了这样一段评论：

谁能有信心地说出是什么点燃了一组词语，使它们在我们脑海里爆炸？又有谁知道为什么某些旋律中的音符可以深深打动人心，而一旦它们的编排次序发生了细微变化，就会变得苍白无力？肯定有莫测的玄机……作家们经常会感觉到纷繁杂乱的星象对他们的引导。

这正是我想说的：读者朋友，你将受到书中提到的各种阶段和原则组成的星象的指引。要知道，照亮我们创造之路的灯，也就是照亮回家的路的那盏灯，总是不断移动的。如果我们总是墨守成规，刻舟求剑，难免会惶恐不安。只有随机应变而又头脑开放，迎接新经历、新挑战，懂得思考和感受，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自己心底的指南针和陆地的方向，虽然前方的路还很长。

虽然我自己的经验和观点都来源于对视觉艺术事业的持续参与，但这本书是面向所有想要研究和尝试创造过程的读者的。争取成为生活中的艺术家是值得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烹饪、园艺、人际交往、迎接工作中的挑战、教学、餐厅服务和创办自己的企业，这些都可以称为创造活动。一个人从事的某种活动的具体性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事这项活动的过程。无论做什么，我们能把生活本身当做创造的挑战吗？这便是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

我没有为写这本书作好计划，甚至当初并没有写书的打算。它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起初，这只是我给学生上课的一系列笔记，后来一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词语和观点不断出现，于是就觉得有必要出一本书。这个过程贯穿在十二周的课中，每节课都是一个专题。每周我都会给学生们讲新的专题。没有任何差错，这个过程继续发展，直到有一天我看到

了一本书的雏形！许多在我脑子中酝酿多时的文章已经完全成型了，我也不需要绞尽脑汁地想“该讲些什么”“怎样讲”“.....”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于是，这本书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真可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外，在我字斟句酌地进行描述时，我对创造过程的直接体验变成了非常生动有趣的探索。

我努力保留纳塔利·戈尔德贝格所谓的“第一印象”所具有的无畏、雅致和生动，只因考虑到论述的条理清晰，才不得不在有必要的地方对原材料有所增删。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怎样编好这本书而又使之不失其本色，这曾令人深感困惑。此外，各章的组织结构都得仔细安排。书的标题以水作喻，此乃点睛之笔，也起了一个统领全文的线索作用，它延伸到第一部分的小标题中。

有时我一头雾水，无从下笔，这时梦境常常会给我指明方向，引导我走出泥潭。例如，写完九章后，我觉得大功基本告成，应就此收笔。有天晚上，我梦到自己成了十二个孩子的父亲。十二个！多么奇怪啊，今天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可在梦里，只有有了十二个孩子之后，我的家庭才算是完整。于是我接受了有十二个孩子的想法，本书的后三章也就成型了。回过头来，我发现真的要有十二章，缺一不可。

写作本身就是一个随时随地都在思考的过程。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做什么，我脑海中都会突然浮现一些条理清晰的想法、观点和词藻。写完这本书后，我本来打算搁笔休息一段时间，可是使我惊奇、喜悦或者说有点失望的是，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为我提供了下一本书的概念、标题和框架。这个过程似乎有其自身的完整性，有其自身的生命，我所能做的不过是顺其自然而已。

正因如此，《成长的溪流》也就成为了我关于人的创造力和认识发展进化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这些文章的出版给了我一种深深的解脱感。在过去三年的写作过程中，我埋头写作，费尽心思，以期自由流畅地表达内心的想法。现在回想起来，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动和惊讶。课堂

上，经常可以看到，通过提问和举例，老师往往是学到东西最多的人。我认为写作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想法与感受已经在我心中孕育了好久，进发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了解、珍爱自己内心的许多想法，也为这一过程中的拖延感到惭愧。

亲爱的读者，我希望本书中的观点能够点燃你创造的火焰，并把它们变成一场助你脱胎换骨的燎原之火；一旦听到内心雷鸣般的呼唤，你会勇往直前、决不回头；内心的渴望会使你倾尽全力；你将会获得一种不可动摇的确信，你将为世界贡献出一些不可或缺的东西；而内心的明灯将照亮你通往真正的自我的航程。

个人的经历

有时，我觉得我的人生一直在促使我费尽心思写这样一本书，一本关于创造的书。我对艺术有着毕生的热爱，喜欢教课，而且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作家对创造活动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调查，从我自己的老师那里也学到许多有用的知识。所有这一切都为我形成自己的观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仅靠这些素材还不能组成一幅完整的画卷，还缺少必要的融合提炼，我希望我的观点能成为舆论焦点，有时神奇地认为自己的观点对他人及自身都会大有裨益。因此，我希望能把那些深深影响我的经历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这段经历唤醒了我内心聚集的强烈的创造力，而我一旦克服了严重的恐惧感，便得到了极好的成长机会，它激励了我写好这部书的热情。

1983年，33岁的我经历了一场几乎让我丧命的撞击。当时我正在劈木材，一块带尖的木头突然飞起，正中我的眼眶下沿。万幸的是，我逃过了这一生死大劫，可不幸的是，我失去了右眼。这对于一位摄影师来说是致命的打击。这是我生命中所经历的最大打击，也是到目前为止最为难忘、对我的生活影响最大的事件。

事故发生时，我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急诊室，值班医生匆

忙征求眼科专家的意见。这时，我才意识到眼睛遭受了极大的伤害，开始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担心。医生细心地告诉我需要马上动手术，看看能不能修复我的眼睛。我恳求他尽最大努力挽救我的视力，告诉他我是一位摄影师，需要靠眼睛来工作。想到可能要面对跟过去截然不同的生活，我感到极度的恐惧。我还能开车吗？还能摄影吗？还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吗？会不会残废呢？我记得，他给了一个使我重新燃起希望的回答。他坚定而冷静地说：“即使有一只眼睛失明，你还是像从前一样出色的摄影师。”

经过长达七八个小时的手术，医生清除了木头碎片，修复了受伤的眼球，尽力修复撕裂的视网膜，给我的右脸颊做整形，弥补损失的组织。此后，我被送到病房接受康复治疗。他们给我注射多种抗生素，以免我因视神经受损而使脑部感染。我没有切实体验到这种生命危险，当我醒来时，感染的威胁实际上已不存在了，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接下来的一周简直是我的地狱之旅。我接受各种各样的测试和检查，看看我的视力是不是有所恢复。视网膜受损使我失去了感光的能力，医生告诉我说，我的右眼完全失明了。那时的医疗技术还不能进行视网膜移植，而且我的视网膜受损严重，根本无法修复。医生告诫我，右眼恢复视力的可能性很小，而正常的左眼却可能会因受损右眼的影响而诱发炎症，从而导致失明。因此，他建议我摘除右眼球。

听了医生的诊断后，我经历了一段怀疑自己的阴暗岁月。我想到了许多关于命运或灾难的疑问。失明是命运的安排吗？或者仅仅是一场意外，它能避免吗？我清楚地记得，十九岁时，有天晚上，我充满希望地预测未来，却有一种直觉——有一天我的一只眼睛会失明，当时我无法摆脱这种直觉。我找到多年的良师益友尼古拉斯·赫洛贝克兹，希望听到他关于这一重要决定的意见，他简单地说：“你应该做！”

第二次手术之前，我的母亲、女友和一些好友聚在我家中，打开一瓶上等的阿马尼亚克白兰地，为我33年来良好的视力而干杯。我给自己受

伤的脸和眼睛拍了几张照片。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一直在想，以后我还能算作一个完整的人吗？

夜里，我梦到自己置身于中世纪的城堡里，城堡有两个拱形的大门，灿烂的阳光饱含生命的活力和能量，如溪水般潺潺流入大厅，就像在欧洲那些大教堂里见到的那样。突然一扇巨大的木门，也就是右边那扇，慢慢地从空中落下，渐渐地堵住了入口，光线逐渐黯淡下来，直至完全被木门挡在外面。城堡里回响着一个坚韧专制的声音，那声音冷得令人瑟瑟发抖。我奔向大门，门却不见了，甚至连出口也没有，只有一堵冰冷的石墙，阻断了外面的世界。

第二天一早，我做好准备去医院做第二次手术，以便把右眼球取出。我先住进病房，离手术还有几个小时，他们问我用不用麻醉剂，我告诉他们“再等一会儿”，因为尽可能完整地体验这一时刻是十分重要的。我越来越焦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我走进医院的祈祷室，以便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我从未有过如此的难过、害怕和沮丧，这使我完全丧失了勇气。我感到非常恐惧，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样，也不知将要进行的手术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这时，在祈祷室里，我内心一动，恍然大悟，对手术的态度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和坚定的勇气。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舍弃一只眼睛——身体上相对来说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我都难以接受，那么当不得不抛下整个身体离开人世时，我又该如何面对呢？如果经受不住这个打击，那么面对死亡，我又怎么可能保持神态安详、意识清醒呢！这次的经历可能只是一场测验，一场关于舍弃的序曲。从那时起，我对失去一只眼睛的看法完全改变了，恐惧和忧伤消失得无影无踪。

恰恰相反，在祈祷室顿悟后，摘除眼球、重新学会看东西、经历不可避免的心态变化，这整个过程都成了我自己创造的动力。对此，我倒或多或少地有些欢迎，于是就努力把它利用好。同时，我自身也发生了一些变

化。我不再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而是更多地投入生活，走进人群，感受生活中的重要变化。我对自己有了更深的了解，常常扪心自问，为什么一次惨痛的事故反而成了促使我更上一个台阶的催化剂！

这种伤害的影响引起了全方位的变化——身体上、感情上、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打破了一些无可争议的、非常具体的心灵枷锁，也为我提供了一个重生的机会，使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积蓄能量从头再来。

首先，我必须重新学习一些日常的体力活动：驾车、倒水、避开右边的行人或出口、安全地跨过马路、在餐桌旁或餐厅里寻找合适的座位，以便能够看到我的同伴而不仅是墙壁，对剩下的另一只眼睛倍加呵护。这使我有机会理顺生活，找到关键所在，抛弃迷信想法及不必要的活动。我的人生目的又多了一项核心目标——无论是从实际意义上还是从比喻意义上，能看清一切，直到死去。

在我学习面对靠一只眼睛生活的挑战的过程中，一本名为《独特的视野：单眼看世界的艺术》（*A Singular View: The Art of Seeing with One Eye*）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该书的作者是弗兰克·布雷迪，他曾是一名飞行员，在一次飞行中，一只大野鸭撞碎了飞机的防风玻璃，他因此而失去了一只眼睛。对那些刚刚失去一只眼睛的人来说，该书是一本很好的指南，它收录了各种建议和技巧，可以引导你学会如何用衰减的视力看东西。对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把观察的动作还原为一门艺术，把人类的视觉过程当做一种有意识的内心活动，它具有很大的潜力和感性的可能，这些被我们都遗忘或者说掩饰了。这种重新学会看东西的过程对成人来说是难得的机会。虽然大多数人都真正珍惜自己的眼睛，却完全把这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视觉的盛宴从不留意。

仔细观察一个孩子看东西的过程，留意他的表情——那种伴随动作而出现的惊讶、喜悦和好奇的神色。孩子会全神贯注地通过视觉认识这个世界，或者说，通过所有感觉。视觉的确是一种魔术，是一种感性的快

乐，是学习和疑问的来源，也是通往肉眼无法看到的世界的大门。作为成人，我们要重新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下面我就谈谈事故后我是怎样重获光明的，与大家分享这个过程中体会到的点点滴滴。

我们并非只能通过眼睛看世界。

摄影家爱德华·韦斯顿称自己的创造过程为“透过眼睛去看而不是用眼看”。沃尔特·惠特曼在《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中写道，“帽子和鞋子并不是我的边界。”换言之，我们通过整个身体去“看”世界。我们往往只关注眼睛看到的東西，这很容易被误导，也是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灵敏的信息接收器，都与眼睛有着密切的联系。记得手术过去几年后，有一次在考爱岛美丽的海滩上，我正在尽情欣赏周围的缤纷色彩，突然听到了各种颜色在我心底清晰的回音。就像交响乐，每种颜色都在震撼心底对应的领域，激发出不同的思想、情绪与感觉。

当我全神贯注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人和事物的存在，甚至能判断他们和我之间的距离，特别是我的右侧。驾车时，我会惊讶地发现无需特意看右边的路，我好像就能感觉到那边是否有物体存在。但这并不容易做到，除非精力特别集中。否则，失明带来的对深度和距离的感知缺陷，就会导致判断的迟钝甚至错误。所以要全神贯注才行。有时，不经意地看着一个人，借助自己的洞察力和细心，我就能感觉到他的思想和性格。

为了弄懂其中的原因，我有意地做了一些实验。最生动的例子发生在曼哈顿的地铁里。我发现，如果细心地观察车厢里的人，我能读懂他们的肢体语言，就是说，通过我自己的身体来感受他们的姿势和意味。理解了他们姿势的意思就能进一步了解到他们目前的处境。我们一方面在认识自我，另一方面又把注意力集中到认识对象的身上。这种分散注意力的做法，为我提供了许多重要经验。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从此，我不再局限于对事物表象的观察，更能够切身感知它们的内在特征。

眼睛只是大脑看世界的工具。

我发现，大脑有很强的适应调节能力。在右眼失明后六到八个月的时间里，大脑开始渐渐习惯于一只眼看东西的变化：比如，因为距离的原因，物体的形状会有所不同；空间也会引起动作的变化。例如，当我们走路或驾车时，就会发现近处的灌木丛比远处的山峰移动得更快。这时，我也恢复了对深度、距离的感知能力。

我同样认识到，当要确定右边的人或物体位置时，其他的感觉，尤其是听觉，变得更加敏锐了。我不认为我的听力真的有所提高，但毫无疑问，因为要依靠它来驾车、走路和辨认方向，我对周围声音更加敏感了。现在如果环境嘈杂，我就不能够自由走动或者集中精力，在干一些需要判断距离的事情时，也不能开着音响或电视机。

像其他的感觉一样，视觉和听觉是相互联系的。视觉是我们感知到物体反射的光线形成的，而听觉的形成，则是因为身体感觉到了人或物体发出或反射的声波所引起的空气振动。我相信，不管你的视力好坏，只要愿意，可以在各种感觉之间建立某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看”是一种直接体验，代表了一种认知方式。

这可能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我们看到的都是自己想看的。所谓“视觉”，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内心对话的反应。这种对话是长期的、不间断的，它能决定我们的世界观、对自身的认识和我们对外界的认识。我们知道得实在太多，可以给天下所有的东西贴上标签。我们有自己的安排、特定的立场和独特的文化观点。我们很少以自然纯粹的眼光看世界，很少质疑大量潜意识的过滤器如何影响了我们的认识。

真正的视觉认识超越我们心灵限定的偏见，超出我们自以为知的范围。视觉认识作为探索未知世界的一步，需要一定程度的目的性和意识。真正的视觉认识——无论对我们自己、他人、还是整个世界——都具有以下三个固定特征：同步性，要对当前的情况作出直接认识；客观性，尽可能地看清事物的真面目；公正性，应该不受主观判断的影响。对于我们大多

数人来说，由于主观态度和个人观点的影响，这样的直接认识是很难做到的，而且这也完全取决于我们内在的思维、感情与身体状况。但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大多有意无意地有过心气平和的时候，这时我们会变得乐于学习、善解人意、非常实际。佛教八圣道分（佛教术语，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译者注）中的第一步为“正见”，这构成了我们人生的基础。在我看来，“正见”不仅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促进直接、有意识的认知的一种真正努力。

认识的本质是相对的，与我们的认知层次和自身状况有关。中止内心的对话，同等关注我们自身和认识对象，尽可能联系实际，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的认知过程。

“看”的过程就是发生在我们自己和认识对象间的一个能量交换的过程。在失明的日子里，我学会了更多地依赖自我意识，注重身体与感觉的联系。我清楚地觉察到，所感觉的客体怎样在我身上留下痕迹，怎样激发多种多样的内心反应和情感。虽然我不能完全理解这个过程，但在认识到我们获得的所有印象都会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时，视觉的更大潜力或许会进一步爆发。其实我们的所见来源于自身，而不是什么“外部”世界。

《抛物线》（Parabola）杂志的创刊编辑 D·M·杜林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真的希望看到东西吗？我们只不过是想把提高认识的可能性与新鲜感、愉悦感和清醒感以及亲自体验的魔力联系在一起罢了！杜林下面的说法颇有道理：每天醒来，我们都会热情和善地看待这个世界，但这不过是内心对世界美好的反应罢了。但她又接着解释说，事物都有两面性。看到世界的真面目也有可能让我们接触到痛苦、不平和心底的隐私，这并不全是美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能够对此视而不见吗？难道我们整个地球所有的人都不去认识、关心这些，继续对因此导致的严重后果视而不见吗？

看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假如我们想过充实而有价值的生活，在有所得的同时又对他人和自己有所贡献，就必须学会如何去看。你必须牢

记，我们人类才是创造的基本媒介，并不是什么胶片、泥巴、颜料或者词语。学会怎样去看 怎样去做 怎样与内在的、外在的因素保持和谐 这些无疑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对我们创造能力和动力的严峻考验。



为了重新学习如何观察，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此后我重新感觉到了摄影的冲动。这两年里，我拍过一些零碎的照片，可已经数年没有进行系统的拍摄了 我非常渴望重新投入到工作中。但是，我几乎无法找到摄影的感觉。我需要的是富有挑战性的计划和能使我重新焕发拍摄热情的鞭策。

一天清晨醒来后，我突然感到必须去夏威夷一趟。我被吸引到比格岛(Big Island)的火山群，在这里找到了创造的源泉。亲身体验了这里的土地、文化和习俗后，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收获。那些至今还在许多现代夏威夷人口中流传的神话，为当地文化增添了一些诱人的神秘色彩。最重要的是，从基拉韦厄火山(Kilauea Volcanoes)那里 我体会到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就像我失去一只眼睛所带来的变化一样。于是，火山这个拍摄主题就摆在桌面上了，此后数年内，我又多次回到这个地方。

在最初拍的一些风景图片里，尤其是在火山国家公园拍摄的照片中，我发现自己在记录一个死亡和重生的过程。我的镜头常常会把我带到一个叫做“末日审判”的地方，那里随处可见烧焦的红花树的枯干，这是基拉韦厄火山喷发后留下的荒凉孤寂的遗迹。在那次火山爆发中，熔岩喷得有 1900 英尺高，火山灰把这片红花树林的地面和蕨类植被盖得严严实实。当地人说，这些随处可见的枯树就是夏威夷火山女神佩莱惩罚的结果。但在这片被火山灰覆盖的土地上，阿玛乌蕨、红花树和奥亥罗浆果的幼苗正破土而出，一片郁郁葱葱 总有一天会在老树的残骸上长成又一片森林。

我拍的每张图片都见证了夏威夷地貌凤凰涅槃般的变化过程。照片没洗出来以前我就明确意识到：这些褪色的枯枝与戳瞎我眼睛的那根木条是如此地相像！在这片劫后重生的土地上，我见证了自己脆弱的复原过程。我和这里是一体的，没什么两样。这个岛屿并不仅仅是一种象征、一本自传或者一种地貌，而是三者同在的化身。我是此地的一部分，此地又是我的一部分。当坚定地认识到这点以后，我就可以结束手头的拍摄计划，并开始着手我目前的拍摄目标：文化风景。

在那本名为《夏威夷：地貌变迁》(Hawaii: Landscape of Transformation)的画册里，我想把两个常常矛盾的目标统一起来——即图片不仅要真实记录，还要有所象征。我想保持风景的原汁原味和地方色彩，同时又通过不断变化的火山活动去表现一些象征意义——我认为这与我的经历密切相关。这些图片作为一种深度的解脱，是我咀嚼苦涩经历的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更好地面对变化、更快地恢复活力。

活力四射的夏威夷在不停地召唤我。1991年1月，我放弃了担任多年的波士顿艺术学院摄影系主任一职，去毛伊岛上的Hui No'euau视觉艺术中心担任了首任执行主任。1993年我被邀请参加一个四人小组，为一本书和一次旅游宣传活动给卡霍奥拉韦岛拍摄照片。卡霍奥拉韦岛是土著人眼中的神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了美军的军械试验基地。

卡霍奥拉韦岛上既有古代文化遗迹的神圣，也有现代武器留下的累累伤痕，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岛上独特的地貌和人为的破坏，拍摄工作进展缓慢。我从未到过自然造化如此之美的地方，也从未见过哪个地方遭到过现代军事技术如此沉重的破坏。

在卡霍奥拉韦岛拍摄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对我从失明过程中获取的教训又是一场严峻考验。在主观愿望和客观限制之间、自信与谦卑之间，我需要重新找到新的平衡点，以期保证创造过程的完整。简言之，这段时间的努力工作为我进行创造活动提供了条件，从而使我突破自我和世俗的限制，取得了一些指导性的认识。

我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怎样使我们在卡霍奥拉韦岛的直接体验体现出它的真正含意。这就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我们亲眼去看，亲耳去听，抓住瞬间的感受，不管自己以前的经验、看法或摄影公式。我有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我们这些艺术家不过是卡霍奥拉韦岛展示自己的工具罢了。我认为，完全有可能把严重破坏的场景和原始的圣迹一起体现在一张照片中，这是一种微妙的、流行的生动表现力，我无法很好地掌握，也难于理解。只有当我不再试图把卡霍奥拉韦岛作为严格延续个人摄影风格的工具时，这些好照片才会自然地出现在镜头前。夏威夷土著人继续对卡霍奥拉韦岛顶礼膜拜，显而易见的是，关于这个小岛还有更多的未解之谜有待发现。

卡霍奥拉韦岛教给我很多关于“正见”的道理，还教我要重视过程本身而不是只求结果。它的神圣气息使我们忘却了艺术的目的和摄影师的个人风格。通过对卡霍奥拉韦岛神力的认识，我最终明白了：更为生动的表现力不应该、也不能被用来为我们个人的创造服务。而我们才是更大事业的奴仆。在创造过程中，虽然创造力可以使我们自己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我们只是一种媒介，而不是创造的最终目的。



那次事故已经过去十五年了。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好像是命运的安排，使我失去了右眼。它所带来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从那以后，我内心的变化如潮水一般，甚至每个细胞都在其中翻腾。现在吸引我的是生命、死亡与复活之间深深的、天崩地裂般的对比，还有毁灭中所包含的重生和繁衍的希望。这个岛屿的伤痕、神奇和重生不仅仅象征了我自己。对我来说是这样，对我们的星球来说也是如此。在这点上，地球跟你我没什么不同。

当我们作出反应时，我们的存在才有意义。喜爱是因为外界的吸引而喜爱，就像金属碎屑之于磁铁一样。我们所见的只不过是自身的镜像。

视觉仅存在于我们单薄的面具之下。我们对符合自身要求的東西会有所反应。并不是出于什么巧合，我喜欢记录奋斗和矛盾的过程，也爱好拍摄神奇变幻的风景——无论这种变幻是由于自然原因，还是人力所致。对这种兴趣，我既感到惊奇，又感到没有必要大惊小怪。这种联系是内在的。右眼失明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变化，仍然在我身上回荡，或许会永远回荡下去。

不管怎样，我对此生无怨无悔！